

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（卷四十八）

明清小品

— 歌哭笑骂的真文



（文化普及珍藏版）共52卷

L211
43

明清小品

刘多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明清小品——歌哭笑骂的真文

ming qing xiao pin——ge ku xiao ma de zhen wen

刘 多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35 千字 开本:787×1092^{1/32} 印张:5.75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责任编辑:任 宁

封面设计:王凌波 胡萍丽 责任校对:徐茂胜

ISBN 7-5313-0884-3/I·807

4.03 元

总定价:258.00 元(套)

原著者简介

明清小品

明清小品的作者多是市井读书人，或者为隐逸的官吏，他们大胆的歌哭笑骂人生，不再板起脸孔，代古人说教，而是告诉我们个人的生活情趣，信手拈来，逸趣横生。

作者接纳了民间的语言和题材，以自由的写作形式表现，不仅在当代被广泛的接受，数百年后的今天，仍然在民间盛行不衰。

目 录

一、书序编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文致原序 | 陈继儒 (2) |
| 文娱初集序 | 刘士杰 (6) |
| 文娱序 | 郑元勋 (11) |
| 题闲情小品序 | 华 淑 (18) |

二、传记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李温陵传 | 袁中道 (25) |
| 金圣叹先生传 | 廖 燕 (36) |

三、文论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童心说 | 李 贽 (45) |
| 合奇序 | 汤显祖 (52) |
| 论文 (下) | 袁宗道 (57) |
| 叙陈正甫会心集 | 袁宏道 (62) |
| 警世通言序 | 无碍居士 (66) |

四、书信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李子髯 | 袁宏道 (73) |
| 与刘云峤祭酒 | 袁宏道 (74) |
| 与山阴王静观 | 沈 承 (78) |
|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 | 郑 煜 (81) |
|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(节录) | 郑 煜 (85) |

五、日记篇

- 游居柿录（节选） 袁中道（90）
甲行日注（节选） 叶绍袁（95）

六、游记篇

- 雨后游六桥记 袁宏道（103）
初至天目双清庄记 袁宏道（106）
鉴湖 袁宏道（108）
西湖七月半 张岱（110）
游雁宕山日记（摘录） 徐宏祖（116）

七、笑话篇

- 笑林引 江盈科（122）
笑府序 冯梦龙（127）
笑得好自序 石成金（131）

八、寓言篇

- 催科 江盈科（137）
蛛蚕 江盈科（140）
蛇虎告语 屠本畯（143）
艾子之赵 屠本畯（146）

九、清言篇

- 清纪序 王宇（153）
菜根谭题词 于孔兼（157）
“醉古堂剑扫”类引 陆绍珩（164）

一 书序篇

文致原序

刘士杰

予犹忆儿时诵坡公^①海外游戏诸篇意趣津津^②不倦，及对正心诚意^③之言，痛哭流涕之论，则目眩神烦^④，昏昏欲睡。

夫所贵读古人书者，借彼笔舌，活我心灵，亦安^⑤取已腐之陈言，字权之，匀衡之^⑥？故从来文词家，代不乏人，惟无意于文者往往极其致^⑦：如昔淳于、优孟^⑧辈，彼其澜翻舌底^⑨，何尝有意为文，乃仰天笑而冠缨绝^⑩也，摇头歌而临槛疾呼^⑪也，能使暴者颐解^⑫，怒者粲发^⑬，文章之妙，莫过于是。而村学究^⑭泥^⑮于举业^⑯之说，拾一二绮语^⑰，如落霞孤鹜^⑱等句，遂谓千古致文，亦可姗^⑲矣！

意与偶到，因就几案^⑳间，检其最适意者，得百余首，题曰：“文致”。一再读之，可以清俗肠^㉑，可以醒倦眼。至时贤名集，多目所未睹，无能穷览也。虽然，予下上今古，不为宇宙大观，而乃嗜戋戋是集^㉒，致则致矣，不几^㉓舍名花而耽幽卉^㉔乎？

予固有感焉：艳桃浓李，有目者共赏，而渊明友菊^㉕，君复妻梅^㉖，百世之下，逸容骚人^㉗，且徘徊焉，冯弔焉，欲一彷彿其丰韵而不得，则人可无致哉！则人可无致哉！

注 释

① 坡公——宋朝文学家苏东坡。

② 津津——是说言谈有味。

③ 正心诚意——使人心归向于正，叫“正心”。“诚意”就是诚心的意思。大学上说“意诚而后心正”，正心、诚意各为大学八

条目之一。

- ④ 目眩神烦——是说眼花撩乱，心神烦闷。眩有眼花的意思。
- ⑤ 安——何。
- ⑥ 字权之，句衡之——是说斟酌字句。
- ⑦ 极其致——穷尽文章的旨趣。致，有二意，一是至，“致文”即“至文”；此作“趣”解，又如文末“人可无致哉”，就是说：“人可以没有趣味吗？”
- ⑧ 淳于优孟——淳于是指战国齐人淳于髡，他博闻强记，滑稽多辩，几次出使诸侯，不曾屈辱。优孟是春秋时楚国的乐人，多智辩，和人谈论，常在谈笑之间，托词规劝对方。如庄王的爱马死了，想用大夫的礼去埋葬它，优孟就讽刺他“贱人而贵马”；又如孙叔敖死了，他的儿子很穷，优孟便穿戴叔敖的衣帽，一年多的时间，打扮、谈话都像叔敖，见了庄王便作歌来感动他，庄王于是召见叔敖的儿子，给予封地。司马迁曾作“滑稽列传”称述他们的事绩。
- ⑨ 澜翻舌底——是形容言词的滔滔不绝。
- ⑩ 仰天笑而冠缨绝：缨，指帽带。绝有断的意思。这一句是指淳于髡的故事。齐威王的时候，楚国大军进攻齐国。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讨救兵，只准备了十斤黄金，十乘车马。淳于髡乃仰天大笑，以致于帽带都笑断了。他说：“今天我从东方来，看到路旁有一个人正在祈祷，他供上一只猪腿和一瓶酒，却祈求老天爷使他五谷丰收，满坑满谷，堆满他家仓库。他的祭品那么少，他的要求却那么多，这不是很好笑吗？”威王听说，乃以充分的财物随淳于 鍔给赵王，赵王乃以大军救齐，解救了齐国的危机。
- ⑪ 摆头歌而临槛疾呼——槛，指门槛。这一句是指优旃的故事。优旃是秦国的一个侏儒，善为笑言。秦始皇的时候，有一次宴会，下大雨，站在台阶下的侍卫被淋得全身发寒。优旃很同情他们，就在殿上群臣向秦始皇寿呼万岁的时候，优旃走近门槛的地方向外大叫：“卫士们！”卫士们都回答：“有！”优旃说：

“你们这些卫士长得高头大马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下雨了，还要站在雨中受冻；我虽长得又矮又小，却可以舒舒服服的在这里喝酒。”秦始皇听说，就命令卫士轮班休息。

- (12) 暴者颐解——性情暴戾的人怒气全消了。颐，音 i。
- (13) 怒者粲发——正在发怒的人也会大笑。粲发是指笑的样子。
- (14) 村学究——指号称读书人却没有真正学识的人。
- (15) 泥——拘泥。
- (16) 举业——科举考试的学问，或称“举子业。”
- (17) 绮语——指华丽的词藻。
- (18) 落霞孤鹜——唐朝诗人王勃诗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
- (19) 嫣——讥笑。
- (20) 几案——指桌子。
- (21) 清俗肠——意指阅读文致这部书可以涤除人的虑思。
- (22) 戟戈是集——戟戈，有浅小的意思。是集，指文致这部文集。
- (23) 几——有“将近”、“相去不远”的意思。
- (24) 舍名花而耽幽卉——意指“捨弃了洋洋大观的名作，却独挑选别具清雅有致的小文。”
- 舍同“捨”字。卉，草的总名。
- (25) 淵明友菊——晋朝隐逸诗人陶渊明独爱菊花，以菊花为知己。
- (26) 君复妻梅——君复即宋人林逋。林逋隐遁西湖，不娶、无子，所住地方种了很多梅树，养了很多鹤鸟，后人谓其“妻梅子鹤”。
- (27) 逸客骚人——逸客就是隐士，骚人则指诗人。

说明

每个人都有读到乏味的书籍而昏昏欲睡的经验，艾丽思漫游奇境记 (Alice in Wonderland) 的主角艾丽思在进入梦中

世界之前，偷瞧了她姊姊看的书，那书里又没有画儿，又没有说话，她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一本书里又没有画儿，又没有说话，那样书要它干什么呢？”童言童语，却有几分真理。如果一本书不能让我们的心灵整个活跃起来，反而让我们沈沈睡去，那么，这样的书，要它干什么呢？

当然，事实没有这么简单，艾丽思的年龄无法领会她姊姊书中的趣味，不同心智的读者，自然要有不同的内容来适应他的要求。古今有许多文学选集，因为考虑到不同的对象，而有不同的编排。明代盛行的小品文选集在编选的旨趣上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倾向，那就是以趣味为主。例如：“媚幽阁文娱”，书名特标以文娱人的宗旨：“明文奇艳”“明文奇赏”等，以奇取胜；“古文品外录”，人弃我取；“枕中秘”、“宝颜堂秘笈”都以秘本号召；刘士杰编选集，取名为“文致”，也是以适意和趣味为主。这种现象和当时通俗文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，除了小品文的选集之外，当时有许多有评点和绡像（就是现在的版画插图）的小说、时曲、剧本等等，也都是迎合一般民众阅读的读物。

一般民众在工作之余，以书消遣，当然不愿意正襟危坐，听人训话：“落霞孤鹜”等名言绮语，流传既久，新意已失，不能活人心灵；于是刘士杰在浓艳的桃李之外，寻求素淡的菊梅的丰韵；名花已为众人所赏，幽卉还有野致可观。宇宙大观，壮言伟论，诚然惊世骇俗；戋戋小品，野谈俗见，未必不能博君一粲。无意为文，而性灵自现，开卷之际，或能免于昏睡吧？

至于淳于髡、优孟之辈，滑稽突梯，笑谈之间，排难解纷，消弭戾气于无形，汉朝的司马迁即已推崇备至。读者如能另具只眼，小中见大，轻松中领会人生至理，小品何尝不

为至文？

刘士杰，字越石，武林人。除了“文致”一书外，还评选“明文需”一书，是小品文的选家。

文娱初集序

郑无勋

读者不求解，犹訾食不肥体^①也，不如勿读；即解以求得，已不胜不解之苦。何如不假鑽味^②，美好盈眸；听乐闻香，矇人^③亦知称善，斯为快事。予少时好妙赏文，惟此专嗜，进以沈博大章^④，心非不敬，如对端方之士^⑤，峩冠铁面^⑥，爱不故畏矣！

丁卯^⑦秋失怙^⑧以来，形神放废，并是文困琼粒^⑨，亦梯稗^⑩乐之，不惜抱影衡思，忽忽不知所属^⑪。偶于数见不鲜之外，采新获秘^⑫，令我初览陶纵，竟读笑啼^⑬，不啻饮神浆，聆天乐，于渴且倦之时也，结结顿解^⑭。回视曩辰^⑮所赏，又复听而欲卧。

夫人情喜新厌故，喜慧厌拙，率为其常，而新与慧之中，何必非至道所寓？晏子、东方生以谐戏行其谲諛^⑯，谁谓其功在碎首剖心之下？文以适情，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。侠客、忠臣、骚人、逸士，皆能快其臆而显摅之^⑰，故能谈欢笑并，语怨泣偕^⑱。彼有隐约含之，不易见者，进则为圣为佛，退则一顽钝者之不及情而已^⑲。

吾以为：文不足供人爱玩，则六轻之外俱可烧。六经者，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；文者，奇葩文翼^⑳之怡人耳目，悦人性情也。若使不期美好，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；彼怡悦人者，则任益而并育之^㉑，以为人不得衣食不生；不得怡悦

则生亦槁^②，两者衡立而不偏绌^③。然六经不可加，而诸文可加^④，犹花鸟非必日用不离，而但取怡悦，不无今昔开落之异。若以代开代落之物，必勿许荐新而去陈^⑤，则亦幽滞者之大惑已！

爰擿其尤^⑥，汇为玄集，密尔怡悦，初不以持赠人，但念昔人放浪之际，每著文章自娱，余愧不能著，聊借是以收其放废，则亦宜以娱名。

戊辰^⑦冬过云间^⑧，私视眉公先生^⑨，若有甚获其心者，爱而欲传，援牍^⑩为序曰：“人之娱此，当有什伯^⑪于子之自娱者，神将天乐，而子是私之，母乃不祥乎！”余弟然其言，乃次第订梓^⑫，阅二岁，庚午^⑬初夏，工始竣^⑭。

注 释

- ① 菴食不肥体——訾，恶也。人如果不喜欢吃东西，身子就长不胖。
- ② 饽味——精究书中道理，细加体会。
- ③ 瞎人——盲人。
- ④ 沈博大章——精深博大的篇章。
- ⑤ 端方之士——正直的人。
- ⑥ 巍冠铁面——巍冠，高冠阔带，为士大夫之衣服。铁面，大公而不偏私。
- ⑦ 丁卯——明熹宗天启七年（公元一六二七年）。
- ⑧ 失怙——丧父。
- ⑨ 文囷琼粒——形容佳妙的作品。囷，圆形的藏米仓。粒指米谷。
- ⑩ 稀稗——稀，草名，内含米而细，形似稗。稗，粟类，叶如稻，实如黍，微苦。稀稗，此喻微贱之物。
- ⑪ 忽忽不知所属——是说精神恍惚无定，没有依托。
- ⑫ 采新获秘——是说发现新鲜、难见的书籍。

- (13) 初觉陶纵，竟读笑啼——初读时陶然忘我，无拘无束，读罢深受感动，与作者一般或笑或啼。
- (14) 纽结顿解——心中的困结立刻解除。纽，有阻碍的意思。
- (15) 曜辰——前日，不久前。
- (16) 晏子、东方生以谐戏行其谲谏——谲，谲谏，谓不直接批评君王的过错。晏子名婴，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大夫；东方生，是汉朝人，名朔，字曼倩。晏婴和东方朔都善于谐谑滑稽，在谈笑间寓讽刺，不用直谏，即能使君王改过劝善。
- (17) 快其臆而显摅之——称心喜悦，表白胸怀。摅，有舒布，表现的意思。
- (18) 谈欢笑并，语怨泣偕——谈到欢心之事，笑声并出；说及哀怨之情，眼泪齐落。形容文情合一，流露无遗。
- (19) “彼有隐约含之……不及情而已”数句——指感情不外露的人，要不是境界很高，如圣如佛；就是麻木不仁，毫无感情。
- (20) 奇葩文翼——葩，花也。文翼，指有鲜艳文彩的翅膀。
- (21) 任益而并育之——任其增加而一并给予培育。
- (22) 槁——偏发，绌。枯槁乏味。
- (23) 偏绌——偏废，绌。
- (24) “六经不可加”两句——经书是圣贤的制作，诸文指一般文章。经书的种类，因为时代不同，而有九经、十三经的说法，但是总以诗、书、易、礼、乐、春秋为主。因为其内容高不可及，所以后代文章虽然不断增加，总不能跻身轻书之林。虽然，这只是儒家学者的看法，不同的学派自有他们所推崇的经典。
- (25) 荐新而去陈——也就是推陈出新之意。
- (26) 爱擅其尤——爱，于是。擅其尤，选择最好的作品。
- (27) 戊辰——明思宗崇祯元年（公元一六二八年）。
- (28) 云间——地名。即今江苏省松江县。
- (29) 眉公先生——明朝陈继儒先生，号眉公，工诗能文，书画皆佳。是明末有名的文士，编著甚多。
- (30) 援牍——握笔写文章。

- ⑩ 什伯——十倍、百倍。
- ⑪ 订梓——装订付印。
- ⑫ 庚午——明思宗崇祯三年（公元一六三〇年）
- ⑬ 竣——工作完毕。

说 明

文娛，全名媚幽閣文娛，为郑元勋所编。选入的作品以与编者时代相近的明末作家为主，够得上“当代文选”之称。文娛有初集、二集两编。以当代人选当代作品，而又能普遍为读者所接受，以至有二集之编，可见当时文学风尚所在。

人情不免崇古卑今，晚明对当代文学则采肯定的态度。郑氏在文娛二集序里这样说：

圣贤有不易之理，冀虚驾伪，浸失其故，不若先民朴直之言，庶几近之，余则述我见闻，抒其独得，学积而博于前，智濶而灵于昔，经制共而人事新，宜多前人所不备者，故余初集裒举目前之文，而二集复踵其后，不更凌而上之。盖以师古者师其美，而非师其年也；师其美，苟其文焯焯翹翹，益人意智，斯收之，于前后乎何分？

这样的观点远自李卓吾揭示“童心”、袁中郎标榜“性灵”以后，即普遍为人所接受，我们将在文论篇续予说明。

此外，郑氏对于文章的趣味性有较详细的发挥。他认为经书如桑麻菽粟，供人衣食，是生活必备之物；后代文章如花鸟，怡悦人们的耳目性情，使人的生活免于枯槁，也许它没有经书的永恒性，但却也是人生所不能偏废之物。

还有两种心理因素支持郑氏选文的态度。一是：人情趋易避难，文字平易的小品短章，总是较艰涩难懂的大块文章，

易读易赏。沈博大章不是不好，但是，他用了一个比喻甚好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青年面对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们说人生的大道理，心里先已敬畏三分，不敢正视，因此无法领受先生谆谆告语里面的深刻体验，那就更不用说去爱去接近了。所以，我们都恨不得朝会赶快结束，好回去与知心的同学，天南地北地穷盖。

再者，“人情喜新厌故，喜慧厌拙。”再好吃的东西也有吃腻的时候、再宝贵的衣服，也都有穿厌的时候。餐餐大鱼大肉，令人向往素菜淡粥。换口味是人之常情：服装设计师因此要一时迷你，一时迷地；电影导演时而刀剑齐挥，时而鬼怪赫人，又时而幻想外太空……文章家也不得不绞尽脑汁，创造新形式，提供新经验，以博取读者的欢心。

但是一味标新立异，逞其小慧，有时不免放僻邪侈，大乖人情，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郑元勋认为犯颜直谏，不惜碎首剖心的忠臣，固然可歌可泣；晏婴、东方朔之流在诙谐戏谑之中使人改过迁善，亦值得赞许。新慧之中，何尝不能寓有至情至道？只有文情合一的篇章，才能感人至深、为人爱玩，而不必焚毁。

最后，“文娱”这个书名既然强调趣味和谐戏，那么，会不会只是文字游戏而已呢？且看文娱三集序的说明：

若夫所收者多名理、经济、节烈之言，即游览谐谑不失肃括，似于“娱”之义庶。而余之所谓“娱”者实存乎此也。夫人无所用于世，即自命超然绝俗，皆矫耳。故汉之仙隐，吾取留侯（张良），而不取赤松子（古代的仙人）；三国名士，吾取诸葛君（诸葛亮），而不取孔北海（孔融）；晋之风流，吾取羊（羊祜）、谢（谢安）两太傅，而不取竹林诸贤（竹林七贤包括：山涛、阮籍、嵇

康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。); 唐之骚雅，吾亦取邺侯(李泌)、卫公(李靖)，以为不逊李(李白)、杜(杜甫)，其于考论文词，亦若是焉则已矣。司马长卿(司马相如)作赋，穷极淫丽，归本讽谕，奢始而俭终，蕡然将其匡救之意。余小子伏在草莽，独无寄托乎？

作者的态度就如下列格言小品之斟酌于出世入世间：

必出世者，方能入世，不则世缘易堕；必入世者，方能出世，不则空趣难持。(引自“醉古堂剑扫”，请参考后文清言篇)。

汉代的张良、三国的诸葛亮等人都是用世而又出世的人，所以他们的超然绝俗，特别真诚可贵。至于文词，则要在淫丽中寓讽谕，谐谑中含肃括，娱乐中有至道，用现在的话说：既要有娱乐性，又要教育性。

至于娱乐性与教育性如何调配方至化境呢？恐怕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且让我们直接从作品中参悟去吧！

郑元勋(一六〇四年——一六四五年)字超宗，号惠东，江都人。天启四年举人，历官兵部职方司主事，明亡后卒，四十二岁。著作有影园集一卷(收入“乾坤正气集”)和文娱等。

文娱序

陈继儒

往丁卯前，珰纲告密^①，余谓董思翁^②云：“吾与公此时，不愿为文昌^③，但愿为天聋地哑^④，庶几免于今之世矣^⑤”郑超宗闻而笑曰：“闭门谢客，以文自娱，庸何伤？”

近年缘读礼^⑥之暇，搜讨时贤杂作小品题评之，皆茅甲^⑦一新，精彩八面，有法外法，味外味，韵外韵^⑧，丽典新声^⑨，